

前 言

远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蚕桑丝织业便有了初步发展,中国所独有的轻软华丽的丝织品也辗转向西方流传。汉武帝时代,张骞通西域后,东西方通途洞开,大量丝绸经由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中亚、西亚,远销地中海东岸和罗马等地,形成了一条联接欧亚大陆的交通大道。近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把这条以运输中国丝绸为主的交通线称作“丝绸之路”,并被学术、文化界沿用至今。

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丝织品源源西去,中国与西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也日益繁盛,在这座沟通东西方世界的桥梁上,中外使节频繁往来,带去各自的问候与友谊;中国的丝绸、茶叶、纸张、铁器以及蚕桑丝织技术、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制造术传向西方,西部世界的马匹、苜蓿、葡萄等植物以及宗教、文化艺术也相继进入中国。更为重要的是,丝绸之路沟通了古代世界的几大文明中心。希腊、罗马、波斯、埃及,以及阿拉伯与印度文明、两河文明都通过它与中国文明相沟通。这些文明中心的相互影响与撞击,促进了各自的发展与进步,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因为此,近百年来,丝绸之路一直被中外学术界所关注,尤其是最近十余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与合作日益加强,昔日的丝绸之路以及丝绸之路上种

种谜一样的风物与传说日益引起中外人士的兴趣。遗憾的是,近百年来,虽然有关丝绸之路的论著汗牛充栋,令人目不暇接,但多是将丝绸之路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或是泛泛地叙述丝绸之路上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或是就丝绸之路上的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考证。关于丝绸之路本身,缺乏应有的研究。比如,中国蚕桑丝织业的起源与发展同丝绸之路的关系,丝绸之路在不同时代的兴衰变迁,丝绸之路各段路线的具体走向,丝绸之路上的丝绸运销方式与管理制度,丝绸之路上丝绸的来源与丝绸之路的源头等问题,研究得就比较薄弱。《丝绸之路探源》这本书意在从以上诸方面稍尽驾钝,对于前人论述较多的一些内容,不再赘述。另外,为了便于更多的读者阅读,在引述古代史料时,我一般都译为语体文,这也算是对历史著作写作的一种尝试吧。由于学识所限,本书的谬误与不足,尚祈方家教正。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成书有一个过程,1990年9月,《走向世界》杂志社召集了一个有关丝绸之路的座谈会,座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一致认为山东是丝绸之路的主要源头。会后,我接受了《走向世界》杂志社要求深入研究丝绸之路及其源头的任务,自兹至1991年10月,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有关领导以及《走向世界》杂志社诸位先生的支持指导下,终于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初稿完成后,又蒙山东大学田昌五教授精心审阅,使本书避免了不少失误与不足。在此,谨向诸位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

作 者

1992年2月于山东大学新村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嫫祖的神话与历史	(1)
一、天驷、嫫祖与蚕丛	(2)
天驷、龙精、马头娘	(2)
引来蚕神的人	(5)
二、蚕桑之源何处寻	(9)
剖开的蚕茧与蚕桑之始	(9)
繁绪如丝,剪不断,理还乱	(12)
三、黄河岸边的初曙	(19)
第二章 丝路风雨一千载	(29)
一、纪元前141年,中国与世界接触的前奏曲	(30)
秦皇汉武多少事	(30)
西域遥遥正纷纭	(37)
二、张骞凿空与丝绸之路的畅通	(41)
横跨欧亚大陆的使者	(41)
初步兴盛的丝绸之路	(5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53)
甘英远使之谜	(56)
三、动荡的年代与繁荣的丝路	(64)
寄往撒马尔罕的家书	(65)

大国的角逐	(68)
四、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	(73)
裴矩与隋代丝绸之路	(74)
唐代丝绸之路的兴衰	(77)
第三章 驼铃声声,酒泉西望玉关道	(90)
一、条条大路通罗马	(90)
渭城朝雨浥轻尘	(90)
西出阳关无故人	(106)
条条大路通罗马	(121)
二、贸易、朝贡与过所	(126)
贡献? 赏赐? 还是买卖?	(126)
丝绸之路上的过所制	(134)
丝绸贸易的管理	(140)
三、长安——丝绸之路的集散地	(146)
九市开场,烟云相连	(147)
名副其实的集散地	(151)
第四章 石城、玉门、长安,源头何在?	(157)
一、东西南北,寻根探源	(157)
《史记》、《汉书》与汉代丝织业的重心	(158)
《唐六典》与唐代丝织业的重心	(167)
百花争艳,百锦竞奇	(185)
二、齐纨鲁缟,冠绝天下	(192)
鲁桑百、丰锦帛	(193)
居全国之冠的纺织技术	(202)
三、汉唐山东的农业经济	(215)
陶为天下之中	(215)

从《齐民要术》到漕粮外调	(222)
第五章 路漫漫兮东复东	(229)
一、贡赋中的山东丝绢	(229)
丝绢征收与长安丝绢的来源	(229)
丝绢的集中与使用	(240)
二、商业贩运与丝路起点的一度东移	(246)
三、参商遥遥丝相连	(253)
从任城缣到双距绫	(253)
长安、淄青路路通	(266)

图表目录

张骞通西域路线图	(42)
公元二世纪的欧亚大陆	(63)
丝绸之路西安——玉关段路线图	(91)
丝绸之路玉关——葱岭段路线图	(107)
丝绸之路西段路线图	(122)
丝绸之路主源图	(267)
西周玉蚕	(25)
唐朝与中亚各国使节往返趋势图	(87)
克里米半岛刻赤出土的汉绮	(124)
龙阳店出土汉画像石上调丝图	(203)
古代纺车	(204)
西汉帛画纺车图(摹本)	(205)
脚踏纺车图	(207)
三锭脚踏纺车图	(207)
鲁机结构复原图	(209)

汉代织机复原图	(211)
黄河下游地区在全国上缴丝绸比例示意图	(238)
山东省在黄河下游地区上缴丝绸比例示意图	(238)
各省盛唐上缴绢帛比例示意图	(239)
商谈图	(250)
驼运图	(251)
象戏图	(252)
叙利亚帕尔米拉出土的中国汉绮花纹(一)	(257)
叙利亚帕尔米拉出土的中国汉绮花纹(二)	(257)
郛城苏庄汉画像石	(258)
淄博西汉齐王墓器物纹饰图	(258)
肥城石横汉画像石心形树纹图	(259)
巴泽雷克第 5 号墓出土的刺绣凤凰的形象	(261)
滕县千庄出土凤凰图	(262)
阿斯塔那 331 号墓出土的瑞花几何文纬锦纹样复原图	(262)
联珠鸾鸟纹锦复面图	(263)
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鸟纹图案	(264)
沂水韩家曲汉画像石凤鸟图	(265)
大食使团出访唐朝统计表	(84)
唐与中亚外交使团往来统计表	(86)
高昌古城及其附近地区出土波斯货币简表	(114)
唐代关中赋、贡缴纳一览表	(152)
西汉各地商品生产一览表	(158)
《史记》所载西汉各地物产一览表	(159)
《汉书》所记汉代经济区划与物产简表	(161)
唐代全国贡赋情况一览表	(168)

唐代诸道上缴丝绸州府统计表	(180)
唐代诸道上缴丝绸州府密度名次表	(181)
唐代各地上缴丝绸州府名次表	(182)
《唐六典》所记丝绸质量等次表	(183)
唐代各地丝绸质量一览表	(184)
唐代四川、山东两地纳丝绸州府户口一览	(187)
《元和郡县志》所载唐代交纳绢帛州府统计表	(191)
唐天宝八年(749年)各道储粮一览表	(226)
北朝与隋租调征收简表	(235)
唐代各地纳绢人户统计表	(237)
汉代西北与内地丝绸价目简表	(247)

第一章 嫫祖的神话与历史

早在丝绸之路正式开通的数百年前，中国轻软华丽的丝织品已辗转西去，叩响了西方世界的大门。丝绸成为西方认识古代中国的窗口，成为东西方世界沟通的最初媒介。公元前3世纪，古代欧洲人已用赛里斯称呼中国，赛里斯（Seres）是从希腊文“赛尔”（Sere）一词变化而来，而“赛尔”就是蚕的意思。不过，当时的欧洲人还不知蚕为何物，罗马学者大白里内（Gaius Plinius the Elder 公元23年—79年）在《博物志》一书中写道：

赛里斯林中产丝，驰名字内。丝生于树叶上，取下后用水浸湿，梳理成丝，织成锦绣文绮，贩运到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由地球东端运至西端，故极为辛苦。

晚于大白里内的希腊作家保萨尼亚斯（Pausanias）在《厄里特里亚海航行记》中对蚕与赛里斯的描述又进了一步，他指出：

赛里斯人用来纺布缝衣的丝不是从树皮中抽取的。赛里斯人国内有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Sere”，但赛里斯人自己所起的名字则完全不同。这种小动物比最大的金龟子还大两倍多。……赛里斯人一直把它们饲养四年，其食物是小米。但到了第五年——因为赛里斯人知道它们不可

能活更长的时间了，便又开始用一种绿色的芦苇来饲养这种小动物，对于后者来说，这是最为美味的佳肴。它们贪婪地吞噬绿苇一直到死为止。大部分丝都是从死虫的残骸中获取的。

这种说法稍稍接近了事实，但依然是那么神秘。由神秘的蚕儿，西方人构思了一个神秘的赛里斯国：这儿是世界的绞链机关，是天体转动的最后界限，这儿的人们既不发生争端，又不会身染疾病，全民族都信奉神灵，他们只有在厌生时才会命归西天……，等等，等等。

既然如此，我们对丝绸之路的研究看来必须从这儿开始了。

一、天驷、嫫祖与蚕丛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这层面纱最初是由神秘的蚕儿所编织。神秘的国度、神秘的蚕儿，让古代的欧洲人深感难以捉摸。不过，即使在这个神秘的国度里面，人们对蚕儿仍是十分的敬畏与怜悯。蚕儿被视为天驷、龙精，或者是哪位姣好女儿的化身。相传中的黄帝的正妃嫫祖以及巴蜀的开国君主蚕丛则成了人们对蚕儿认识的启蒙者。有关蚕儿的历史都是神话的历史，这是神秘的国度中神秘蚕儿的神秘由来，我们可以由此出发，寻找天驷、龙精的本源。

〔天驷、龙精、马头娘〕

蚕儿的本源，古来有二套神话，一套是官方的、文人的，另一套则是民间的。按官方的与文人的说法，蚕为龙精，远在汉代的

《蚕书》上就是这样记载的，元代文人王桢编写的《农书》也写道：

蚕神，天驷也，天文辰为龙，蚕辰生，又与马同气。

蚕既是龙精，又是天驷，地位恐怕是万物之极，地上生物没有能与它相比的，这一地位的获得应当是得益于皇后的亲蚕，也就是皇后亲自喂养蚕儿，作为天下妇女的楷模。这一做法起自汉代，一直延续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既然蒙皇后垂青，蚕宝宝也就不会是不起眼的灰姑娘，理所当然地成为龙精、天驷。

民间神话中的蚕儿虽然没有它在官方神话中那样高贵，但却让人感到亲切、可敬。不论是边陲还是内地，人们总是把蚕与马相联系，人们称蚕神为马头娘。每逢三月三十，许多地方还都举行隆重的祭典，祭祀马头娘，在许多庙寺中，还塑有身披马皮的女像。将蚕儿与马相联系，恐怕是由于蚕头胸部的形状有些像马头，而蚕儿与女子的联系，则有一个女子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

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况写过一篇《蚕赋》，在《蚕赋》中他形容蚕儿是“身女子而头马首者”。这是最早将蚕儿、女子、马联系起来的记载，但过于简略了，到晋代干宝所编的《搜神记》中，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这一民间神话^①：

太古时代，有一个男子出门远行，在外面很久没有回家。他家中只有一个小女儿和一匹牡马，这马就由小女儿亲自喂养着。小女儿在家里很是寂寞，常常想念她的父亲。有一天，她开玩笑地向拴在马房中的马儿说道：“马啊，你如果能把我的父亲迎

^①参见袁珂《中国古代神话》。

接回来，我一定嫁给你做妻子。”

那马一听这话，就跳跃起来，扯断缰绳，跑出院子，也不知跑了几天几夜，一直来到小姑娘父亲住的地方。父亲见是自家的马从千里外的故乡跑来，又是惊异，又是欢喜，便翻身上马。那马却也作怪，只是向着它来的方向，伸长脖子，悲鸣不已。父亲心里暗想：这马远远从家里跑来，又作出这种奇怪的模样，莫非我家出了什么事情？于是，一刻也不停留，赶紧骑了马跑回家去。

回到家里，女儿才向父亲说明，家里并未发生什么事，只是想念父亲，马通人性，径自去把父亲迎接了回来。父亲没话说，便在家里住下来。又见马这么聪明重感情，心里很是高兴，待它更比往常不同，总是拿上好的料食给它吃。可是，马对这些丰美的食物不感兴趣，而每每见到小姑娘从院子大门进出，却神情异常，又叫又跳，不止一次。

父亲觉察到这一光景，心里奇怪，便悄悄地问女儿：“你说说，那马见了你为什么又叫又跳呢？”女儿只得老老实实在那次和马开玩笑的话告诉了父亲，父亲一听，沉下了脸，向女儿说：“唉，真是丑死了，别说出去，最近几天也不许你出这院子的大门！”

父亲虽然爱马，可是决不能够让马做他的女婿，为了省得那马长期作怪，父亲埋伏下弓箭，亲自将马射死在马房中，然后剥下马皮，晾在院子里。

这天，父亲有事出门了，小姑娘和邻家的姑娘们在院子里马皮旁玩耍。忽然，那马皮从地上跳跃起来，包裹了小姑娘就朝门外跑去，像一阵风似的，顷刻间消失在远方的原野。女伴们眼见这种情景，手忙脚乱，又惊又怕，谁也没有办法救她，只得等她父亲回来，告诉她的父亲。

父亲听了女伴们的叙述，非常诧异，到附近各处去寻找了一遍，全无踪影。几天以后，才在一颗大树的枝叶间，发现了他那全身包裹着马皮的女儿，但已经变成了一条蠕蠕而动的白色的虫子，慢慢地摇摆着她那马样的头，从她的嘴里吐出一条白而闪光的长长的细丝来，缠绕在树枝的四面。好奇的人们纷纷跑来观看，大家就叫这吐丝的奇怪的生物为蚕，说她吐出丝来缠绕住自己，又把这树叫做桑，也就是丧的意思，是说有人在这树上丧失了年轻的生命。

这就是如今蚕的来源，小女儿后来就做了蚕神，那马皮一直披在她的身上，成了她永不可分的亲密伴侣，人们也就把她称为马头娘。

〔引来蚕神的人〕

神话中的蚕神是姣好女儿的化身，是谁把她引向人间，为人们播种幸福的呢？我们在神话中仍可以找到种种答案。

唐代诗人李白在其名篇《蜀道难》中吟道：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李白诗中的蚕丛，在神话中就是一位引来蚕神的人。蚕丛是传说中蜀国的开国君主，他的具体情况怎样，连唐代的李白都感叹“开国何茫然”，而无法作答。我们只好从流传下来的片断神话中，看一下这位蚕丛的面目。

《传仙拾遗》记道：

蚕丛氏自立为蜀王，教人蚕桑，制作了数千头金蚕，每年之初，都取出金蚕，分发民户，民户有了金蚕，家中的蚕儿一定繁盛无比。养蚕结束，金蚕又归还蜀王。蜀王巡视境

内，所到之处，民众即形成集市。蜀地的人利用这一遗俗，每年春天都设置蚕市。

《方輿胜览》记道：

蜀王蚕丛氏的祠堂，现在称为青衣神，在圣寿寺。过去蚕丛氏教人养蚕，造金蚕数千，每家分给一头。后来收拢到一起不再分发，而是埋在江边，成为蚕墓。

《三教搜神大全》记道：

青衣神即蚕丛氏，根据传记，蚕丛氏原为蜀侯，后自称蜀王，曾穿青衣巡行乡间，教民养蚕。乡民们感怀他的恩德，为他建起祠堂进行祭祀，祠庙遍布西部，无不灵验。既然都称蚕丛为青衣神，青神县也因此得名。

由这些记载，我们可以感到，蚕丛氏这位传说中的蜀国开国君主，是蜀国养蚕业的倡导者，金蚕是他督励桑蚕的一件法宝，它应当就是蚕神的化身。

流传更广的一个神话又告诉我们，黄帝的正妃嫫祖也是一位引来蚕神的人。著名的神话研究专家袁珂先生曾这样叙述嫫祖的神话：

黄帝杀了蚩尤以后，为了庆祝战争的胜利，就作了一部乐曲；名叫“柷鼓曲”，共分为十章，有什么“雷震惊”、“猛虎骇”、“灵夔吼”、“鵙争”……等等；单从这些歌曲的名目看，已经可以想见那勇武和雄壮了，又还配以“柷鼓”这种宴会宾客时候用的特制大鼓，就更是气概不凡。在这一片咚咚的鼓声里，胜利的战士们唱着凯歌，又应和着鼓声在殿堂上作着种种象征杀敌制胜的击搏姿态的舞蹈。这时，坐在大殿中央宝座上听乐观舞的黄帝，他那躊躇满志的高兴心情，我们也还是可以想见的了。

正在作乐庆功、皆大欢喜的时候，作为“锦上添花”的，又有那披着一张马皮的蚕神，从天空冉冉下降，手里捧了两绞丝，一绞颜色黄得像金子，一绞颜色白得像白银，前来献给黄帝。这披着马皮的蚕神，原来是一个容貌姣好的姑娘，只可惜多了这一张马皮。而这马皮粘附在她的身上，又像生了根的一般，和她的身体早已经连成一片，丝毫也没有法子揭取下来。倘若她把马皮两边的边沿拉拢一点，拉拢来包裹住自己的身体，那么她马上就会化而为一条蚕，一条有着马样的头的蚕。甚而至于假如她愿意的话，她就可以马上从嘴里吐出无休无尽的细长的发出闪光的丝来。在北方的荒野，在那高有百丈，并排着生长的光干无枝的三株桑树的近旁，她确实是半跪着爬在另一颗大树上，不分昼夜地在那里吐丝，人们于是叫这片荒野做“欧丝之野”。

黄帝战胜了蚩尤，蚕神便亲自来把她吐的丝献给黄帝，庆祝他战争的胜利。黄帝见了这美丽而稀罕的物事，大大的称赏。便叫人把这丝来织成绢子，又轻又软，像天上的行云，溪中的流水，比先前那丝麻织的布好到不知道哪里去了。黄帝的臣子伯余就拿这丝织的绢来做成衣裳，黄帝本人也利用它来做成帝王的礼帽和礼服。黄帝的元配妻子嫫祖，就是那一切女性当中最尊贵的天后娘娘，也亲自把一些蚕宝宝来养育起来，为了要让它们吐出像蚕神献来的丝一样好看的丝，织成许许多多行云流水般的又轻又软的绢子。嫫祖一开始养蚕，人民也纷纷仿效，蚕种孳生繁衍，愈来愈多，到后来竟遍及于我们祖先所据有的这块丰饶的大

地。^①

蚕丛、嫫祖是神话中的两个典型神话人物，在他们之外，神话中还有更多的引来蚕神的人。伏羲、神农就曾“化蚕桑为帛”、“耕桑得利”。在许多少数民族那儿，也都有自己的神话中的引来蚕神的人。实际上，哪儿有桑蚕丝织，那儿的人们便想探寻这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的蚕宝宝的由来，而且还往往都从本民族、部族的起点记忆来寻求。

近数十年来，随着蚕桑事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关心蚕桑之源，许多人利用神话中的传说，或者说蚕丛及其所在地是蚕桑之源，或者说嫫祖及其所在地是蚕桑之源，如此等等。国外的有关学者对此也不甘寂寞，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法国著名丝绸史专家L·布尔努瓦先生即提出：

在汉文中，嫫祖的名字中的祖，即祖先或先祖，而嫫则是分别由“女”、“田”、和“系”三部分组成的，意为“丝田之女祖”。在中国的某些故事中，有时又以西陵氏来代替嫫祖，这是其父系氏族的姓，即她在与黄帝婚配之前的姓。中国人一般都把她奉为丝绸艺术的“圣祖”。她的功勋肯定就在于发现了如何处理毛虫及其丝以得到一种布。在中国所有的技术探索和其它发明中，丝绸大大超过其它东方的所有纺织品。据我们对古代东方地理书籍的推敲稽考的结果来看，这一发明诞生在中国北方，更具体地说就是山东省；黄帝确实曾把其帝国的疆域向东一直扩展到山东海岸。时至今日，山东省仍是中国一个盛产野蚕丝的省份。这位名垂青史的皇后也可能是在汉人新近开拓的地区发现了这种虫子。^②

①见袁珂：《中国古代神话》。

②L·布尔努瓦：《丝绸之路》。

那么,山东是否就是蚕桑的诞生地呢?我们且不必急于下结论,仅从神话中是难以得出准确、科学的答案的。布尔努瓦先生本人也指出,他的这个论点“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揣猜而已。为了谨慎起见,对于这样古老而又不确切的年代,不要过分苛求事实的明确和具体。”这是冷静、科学的态度。

二、蚕桑之源何处寻

神话毕竟是神话,由神话,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印痕与影像,但却不可将它等同于历史本身。蚕桑之源何处寻,我们还得寻幽探胜,趑回到遥远的太古时代。

〔剖开的蚕茧与蚕桑之始〕

1926年,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这是公认的世界蚕桑史中最早的一件实物。几十年来,只要谈到蚕桑起源,无人不引以为证,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又仅仅将它作为蚕桑的一件最早实物,对它的被剖开与蚕桑起源的关系未进行有益的探索,这不免让人感到遗憾。

蚕桑史研究中的第一个棘手问题,就是人们是怎样开始利用桑蚕(*Bombyx mandarina* Moore)并把它驯化为家蚕(*Bombyx mori* L)的?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两种典型观点,一种是以石声汉先生为代表的游戏说,一种是以吉成武美[日]与蒋猷龙为代表的自然发现说。^①前说认为“可

^①均见蒋猷龙、吉成武美合著《中国蚕业起源的研究》(《载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

能是在黄河中上游某些地方，某些年，因为环境特别适宜，桑蚕大量繁殖时，妇女和儿童们，拿了一些在住处养着好玩，然后发现蚕丝可以抽取，蚕也可以人工饲养，因此养蚕才发展起来。”后说认为：“利用桑蚕丝作绵线以及进一步把桑蚕驯化为家蚕，是在人们竭尽智慧，有效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开展的。如人们看到化蛾后留在树上的茧壳，经雨淋而松懈了茧层，可以拉成绵和抽成线缕，比之早先利用葛、麻纤维较为纤长而有光泽，乃进一步采集蚕茧加以利用，并随着驯服禽兽的开展，也开始了对桑蚕的驯化。”

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存在着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前说似乎颠倒了人类社会早期的游戏与劳动的关系，威廉·冯特曾指出：“游戏是劳动的产儿。没有一种形式的游戏不是以某种严肃的工作做原型的，不用说，这个工作在时间上是先于游戏的。”因此，所谓妇女和儿童们以养蚕为戏，只是他们对劳动的一种模仿，不能把它看成养蚕之始，而只是养蚕劳动派生出来的一个结果。后说则过分强调了远古人类对自然的主观能动性，忽略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自发性与被动性。而且，这二种说法都未能解释为什么西阴村的蚕茧是用刀切开的这一问题。既然蚕丝是长纤维，人们利用与改造桑蚕首先是为了要丝，那么，为什么又要把蚕茧切开呢？

现代民族学的一些调查结论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迪。在凉山居住的藏族同胞（自称耳苏）至今仍保持着原始的蚕桑方式。每年春分之后，耳苏人把上年保存的蚕仔让七八岁的女孩揣在怀中，借助体温孵化。两三天后，小蚕就陆续出世了。大人们用羽毛把先出世的小蚕轻轻扫进装有碎桑叶的簸箕里，并且随出随扫，约三二天也就全孵出来了。农历三四月间，这些蚕儿开